

台灣黃檗寺廢修緣由考

盧秀華

一、前言

據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記載：

黃檗寺，在大北門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題詠者多，今圯。

依林衡道編《臺灣史》的說法，黃檗寺相傳是由（明鄭諮議參軍）陳永華的故宅改建。而黃檗寺的位置，就綠珊龕考查，在臺南市大北門外，即省立臺南二中旁，在日本據臺時該寺已殘破不堪，因此被日人全部拆除，改為「育苗試驗圃」，後又在其上建築鐵路職員宿舍。他大致上的位置應在今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旁的中正公園至火車站一帶，而公園旁連接到火車站的道路就是名為北門路。

黃檗寺建寺時間不算晚，比他晚建的開元寺，今已是一古刹，何以黃檗寺卻落得寺廢不存？連雅堂言此寺「地大境幽，題詠者多」，然查之臺灣府、縣志書之藝文志，卻未見有相關詩文，唯在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二十五，藝文六，詩三，陳輝〈鎮北門晚眺詩〉中有「僧歸廢寺鐘尚寂，燕喜澄潭水不流。」此寺應指黃檗寺，然寺已廢，何以題詠者眾，卻不見列入官修之地方志書？而在史書上的記載卻又出現其寺不存與反清復明有關，果真如此？本文試從黃檗寺的法脈源流及史書上的記載來探究其廢寺的緣由。

二、黃檗寺之法脈源流

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宗教志，卷二十二記載：

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檗之徒實授衣鉢，而齋堂則多本禪宗。

在《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有記載臺灣佛教源流：

佛教傳入我國既有二千年之久，故其信仰深入人心，因此佛教之傳佈多不假僧侶之手。初期之臺灣佛教，大略如此隨漢族之移民而佛教亦同時傳入臺灣。……至明鄭時代漢人所有之宗教同時並興，佛教亦自此開始傳佈。……至於佛教之本流是由福建鼓山及西禪兩大叢林傳來。另一派是由福清黃檗寺傳來。

《臺灣省通志》所指西禪即是福建怡山長慶寺，福清黃檗寺也在福建，此正符合連雅堂所言「其宗派多傳自福建」。就陳玲容《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臺灣宗教政策》研究：「臺灣的佛教多以中國的南方教派為主流，皆屬禪宗一派。……因臺灣人之祖先多自閩、粵二省移來，所以臺灣寺廟多為福州巨刹鼓山湧泉寺或怡山長慶寺的僧人所開拓，加上臺灣無佛教的教育機關，僧侶修業有遠遊鼓山之風。」可見，臺灣佛教之傳入即隨著移民傳入，臺灣人的祖先多來自閩、粵一帶，而臺灣佛教宗派多傳自福建，因此閩、粵的佛教宗派在臺灣便成為主流。

就源流來追溯，唐中葉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長安的佛教因此南移至華南，是故在唐末時福建的佛教已非常盛行。據《五燈會元》卷三、四、七記載，除雪峰義存禪師活躍於閩中外，其他還有曹山本寂、百丈懷海及黃檗希運等禪師皆出自福建，而活躍於閩外的高僧。尤其是黃檗希運禪師對後世影響深遠，據《黃檗山誌》卷三記載：

師諱希運法嗣百丈，閩之福唐人也。幼於本縣（福州）黃檗山出家。……大中二年裴又廉宛陵仍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就宛陵建大禪苑，請師開法以師酷愛茲山，還以黃檗名之，今諸方有謂黃檗者皆茲山始也。……自爾黃檗宗風盛于江表。……嗣

法弟子六人……惟義玄禪師爲正傳建立黃檗宗旨，一時道播諸方而臨濟一宗屹起于此，歷七百餘年代不乏人，兒孫遍天下，皆師源遠流長故赫奕如是也。

可見黃檗希運上承百丈懷海禪師，下開「臨濟宗」，其名盛於洪州，且將其駐錫過之道場易名爲黃檗山，造成後世對其出家地點的混淆。

至於福州的黃檗寺，在黃檗希運之後不再被人所重視，及至明中葉神宗皇帝爲母祈福，擇名山古剎分置藏經而再爲人們所知曉。之後又有密雲圓悟、費隱通容、隱元隆崎相繼爲主持，因此福州黃檗寺名盛一時。據李添春研究，隱元禪師在崇禎七年（1634）繼費隱禪師爲臨濟宗正傳第三十二世，隱元約有十八年在福建福清縣活動，與鄭成功同鄉，且爲同時代之人。是故隱元在南明時期透過鄭氏船隊至日本宏法，據《海上見聞錄》卷二記載：

庚子順治十七年，海上稱永曆十四年，……七月，命兵官張光啓往倭國借兵以船載黃檗寺僧隱元及其徒五十眾，時倭人敦隱元，故載與俱往，賜姓書與國王，而不及上將軍主國政者，故兵不發。

另《華夷變態》一書記有「唐僧隱元和尙渡海，住於興福寺，有隨從僧二十人渡日，其中十人始終陪隱元。」及「明永曆九年乙未，唐船五十四艘入津。同年隱元和尙在城洲宇治的地方。黃檗山爲開創萬福寺的初祖。惟去年隨侍僧二十人中十人歸唐。」雖然上述資料顯示隱元去日本的年代有異，但移民到日本卻是事實，據《黃檗山誌》，黃檗重修寺誌序也云「……御座試經，敕封隱元國師，扶桑宏法。」隱元與鄭成功顯然是相識，而且對其軍事動向亦非常關心；隱元在朝代更替之際，對於政治軍事動態必然非常在意。他是否因不認同滿人的統治而移民至日本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由於「臺灣僧侶有遠遊福建修業之風」，必受福清黃檗寺僧之影響，這樣的傳統或許也影響到臺灣黃檗寺僧對政治的關注。

三、黃檗寺僧反清復明之傳說

(一) 朱一貴事件中的黃檗寺

由於滿清在順治元年下令薙髮，言「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清世祖實錄》，卷五）此舉有逼人民作政治表態之意涵，遺民須在去留之間作一選擇，故有士人反清而以逃禪避禍。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言「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任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而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載「蓋以玄黃之際，干戈板蕩，綱維墜地，懷忠蹈義之士，有託而逃，非果以空門為樂土也。」是故，遺民逃禪並不能忘懷世事，反而處處顯示出心懷故國之念。《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有言「自古敗軍乃至蹈義之士，多潛跡空門，臺灣尤其顯著。」寺院成了逃難之所，也是生聚教訓之處，在朱一貴事件中，黃檗寺便成為敗軍避難之所。

據藍鼎元（南澳總兵藍廷珍之族人，參與平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征東集》卷六，〈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讞語〉一文，羅列數條戰敗清軍逃往黃檗寺暫為僧人以避追殺，並思反擊之事跡：

1. 鎮標中營把總周應遂在南路赤山戰傷被擒，繫縲牛車，於春牛埔陣（鎮）上遇陳宋救回。及府陷，往黃檗寺為僧，在寺中密制（製）大清旗，與千總康朝功、把總李先春、韓勝等謀為內應；事洩奔逃。

2. 鎮標左營把總李先春，戰傷被擒不降。戰醫魏本忠保之得釋，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後隨軍大穆降殺賊北路、中路，皆有奔走之勞。

3. 臺協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戰敗負傷逃匿，潛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

4. 淡水營俸滿千總何太武，先於二月內離營給咨文赴廈，因病稽遲。及府陷，削髮爲僧，與黃檗寺謀內應不果。

5. 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帶領班兵到臺，戰敗被傷，雜死屍中以免。及府陷，爲賊所擒，賂賊兄戴顯得釋，入黃檗寺爲僧，與周應遂等謀內應；事洩，逃匿破樞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以不死。

藍鼎元總結「黃檗之謀事雖不就，其志可嘉。」，而黃檗寺在朱一貴事件中顯然成敗軍的避難所，他們被僧侶收留，可見黃檗寺在此一事件的態度。然而這些暫爲僧人的清軍，在寺中密製大清旗以謀內應不果，事洩奔逃，又透露出僧人中有反清人士，將清軍藏匿寺中之事外洩；康朝功在寺中謀內應不果，「事洩，逃匿破樞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以不死。」則顯示出寺內有一部份僧人可能基於人道立場而救人。一般而言，政府對平亂有功者必有封賜，對有過者必受罰，可能是將寺院廢去，然在地方志書上，並未有廢寺之記載。可見，清政府並未對黃檗寺作積極的處分。而李添春《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對這段事件有記載「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兵，誅貪吏，聲勢頗張。奇僧劍客，亦有袒護一貴者，但臺南黃檗寺僧則付和清軍。」文後又評「黃檗寺僧離卻岡位，左袒軍事政治，致以招禍，寺廢而不能再興。」似乎有前後矛盾之處。

（二）黃檗寺僧謀復明之傳說

據連雅堂《雅堂文集》，黃檗寺條有載：

乾隆間，有僧謀復明，事洩被戮。僧有神力，往來官紳間，而與知府蔣元樞尤善。藏金三百萬，將爲起事用，及敗，悉遺元樞，且勸之去，亦奇人也。

連氏在《臺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所記載更多，言此僧居黃檗寺中，行跡敗露後向蔣元樞坦承「我祖爲鄭氏舊將，數十年來久謀光復，臺灣雖小，地肥饒可霸，

然吾不猝發者，以閩粵之黨未勁爾，今謀意外洩，天也。雖然，公莫謂臺灣終無人者。」連氏認為「清人得臺之際，……鄭氏部將痛心故國，義不帝胡，改服緇衣，竄身荒谷者，凡數十人，而史文不載，忠義之士，未得表彰，傷已！」因此，在所著的史書中，特別突顯黃檗寺僧的復明舉動。然就《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上亦載有此事，但言此是據《清朝野史》所記，原文為「有一大刹主僧某，行跡頗不善，而與當事往還，與蔣尤為莫逆，結為生死交……。」文中並未載明此僧為黃檗寺僧。

另大陸學者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中也提到，連雅堂《臺灣通史》所記載蔣元樞與怪僧事乃抄自《清朝野史大觀》，除蔣元樞之人可考外，其餘之事均荒誕不經，難成信史。連氏認為黃檗寺之廢乃因黃檗寺僧有反清復明之舉措所致，然就上述的考辨所得並非如此。且蔣元樞為乾隆四十至四十三年（1775-1778）任臺灣知府，而在《續修臺灣縣志》謝志，外編，寺觀中有載：

黃檗寺：在大北門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眾重建，竹木花果甚盛，乾隆五十六年里人修。

乾隆五十六年有里人重修黃檗寺，證明蔣元樞與怪僧之事跟黃檗寺無涉，且黃檗寺亦未因政治事件而廢修。

四、結語

黃檗寺既未因政治事件而廢，何以後來編纂的方志無錄相關的詩文？筆者推測這可能與朱一貴事件有關。雖然清政府未對黃檗寺作出處分，但修史者或許懼於當時的文字獄，亦不敢收錄吟詠黃檗寺之詩文，唯恐落人口實，是故朱一貴事件後所修志書不錄與黃檗寺有關之詩文。

至於何以廢修而至殘破不堪，這可能與經濟有關。黃檗寺是由陳永華故居改建，有廣大的庭園果樹，然卻未見有寺產的記載，也就是無固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康熙三十一年失火後，亦無政府官方人士、地方士紳或富室倡修，反而是由住寺的僧人出面募款，可見該寺無足夠財力作後盾；及至乾隆五十六年再由里人重修，這一次連僧人也未被提及，可能住寺的僧人已少且無高僧主持，無法獨立募集足夠的修繕費而由里人捐修。若此，寺院無寺產，再加上香火不鼎盛，寺院將隨著歲月的累積，必然漸為殘破而至於成廢墟。

（作者為清雲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